

南北三劍客



南北三劍客
下

南宮青雲 著

長江文藝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5 号

南北三剑客

(上、下)

南宫青云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核工业部309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19.5印张 4插页420000字

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0

ISBN 7-5354-0717-X

I·597 定价：11.95元

目 录

三十五、淫贼的失算	(315)
三十六、隐侠护徒	(326)
三十七、乌雅救主	(336)
三十八、武林传帖	(346)
三十九、鲁山寺筹谋	(356)
四 十、大闹济南	(366)
四十一、三剑愁肠	(377)
四十二、待罪京都	(387)
四十三、毒谋	(398)
四十四、力闯三清观	(409)
四十五、三剑遭擒	(419)
四十六、锦绣牢狱	(429)
四十七、小侠探师	(439)
四十八、诱惑	(448)
四十九、三剑归魂	(456)
五 十、百炼成钢	(465)
五十一、马家寨送行	(477)
五十二、聆曲惩凶	(490)
五十三、济南骚乱	(502)

五十四、两小钟情	(515)
五十五、香消玉殒	(528)
五十六、大闹抚衙	(541)
五十七、血染济南	(554)
五十八、智脱牢笼	(565)
五十九、鸡冠山突围	(580)
六 十、摇动橄榄枝	(592)
六十一、铁血英魂	(604)

三十五、淫贼的失算

绣花针瘫软在床上，父女之情与男女的恩爱，像拔河赛一样，几乎要拉断她的身躯，拖碎她的心灵。她辗转反侧。她想暂时模糊地入睡，摆脱一下这难以忍受的拉扯。即便是极为短暂的一刹那宁静与间歇也是好的。

事与愿违。绣花针不但求不到一星半点的模糊，相反地越来越清醒，恩情与亲情的天平上终于发生了倾斜。

绣花针猛然地蹦下床来。在桌上的烛台旁，铺张花笺，磨墨濡笔，疾书起来。她写的是：

不孝女玉莲再拜于父亲大人膝下：巴蜀武杰呼延超，继先辈三十六友义薄云天之大志，疾恶如仇，见义勇为。乃顶天立地之大丈夫也。若非过夷陵，焉能活女儿之命？感恩戴德，实难相报。

武杰黄庄作客，恰逢仇敌飞天雕，误中奸计，身陷缧绁，生死未卜。女儿何忍袖手旁观，坐视不理。圣人有云：知恩不报非为人也。

贾兰芬姐，闻耗即起，千里寻兄，义无反顾，实女儿之楷模。自当效贾姐之英勇，依然女扮男装，赶赴济南，打听实情。如有机缘，当助贾姐一臂之力，俾少受良心谴责。

父亲大人养育之恩，重于泰山。未尽反哺之谊，而遽离堂前，暂不承欢膝下，少伺汤茶，女儿亦心碎难安。义孝终两全矣。

女儿去后，望父亲大人保重万金玉体，勿念在外的孤女幼

雏。万一女儿不幸，只当幼年夭折。女儿当图来世再报大恩。

临行之前，思绪纷繁。言犹未尽，忽儿莽撞。别矣！端颂金安。

不孝女儿黄玉莲

雄鸡高唱，东方发白。黄家庄外的大道上，又一位文生公子打扮的绣花针，身藏纯钢青锋宝剑，斜背包裹行囊，骑一匹踏雪乌骓马，向远方疾驰而去。

日上三竿。黄太公不见女儿出堂请安，叨念着：“昨日惊心动魄，女儿谅必不安，今日此时尚在梦乡吗？”

黄太公来到女儿闺房，敲门呼道：“莲儿，莲儿。该起床了。”

连呼数声，无人回声。太公推开房门，“呀！”不见女儿玉莲，心中一阵慌乱。只见桌上残烛已烬，观墨未干。赶快拿起花笺一看，不禁黯然。

黄太公自言自语，可喜女儿尚有男儿志。不过该与父商量行事才好。此一去关山远阻，世道繁杂，叫我如何能放心得下直呢？唉！二十余年独处深闺的女流，不谙世事，如遇歹徒，只怕恩未报则自毁啊。

黄太公沉吟了一会，突然抽出案头花笺，挥毫疾书起来。

离家外出的绣花针，一旦投入茫茫人海，恰似离巢雏燕，比不得在家中，遇事都得自己盘算作主。人是随环境而异。在家吃父母的安逸饭的时候，能安逸时且安逸，不愿多操心，也不需多操心。孤单在外，连走路、住店、一言一行都要多操心，安逸不了。

绣花针一旦在路，便体会出孤单的烦恼和可怜。她算计着如何争取到相助者倒是至为重要。她想起了贾姐讲过的黑虎

寨寨主大师兄韩三旺来。此次北上，不如取道河南，顺便给韩三旺通个信息。合力去济南见机行事岂不是好？

主意一定。绣花针挽缰北上。不日离开了湖北境界，进入了河南。每到一个县镇，他都到茶楼酒肆小坐，也穿街走巷地游逛一番。她不是被外面世界的新鲜未见所吸引，而是喜欢到人多的地方去听听街谈巷议，捕捉有关呼延超的消息。然而都是徒劳的，一无所获。

绣花针一连十好几天，走商丘，离拓城，经淮阳，穿上蔡，进汝南，过确山，翻桐柏，来到黑虎镇。

黑虎镇只有一家福隆客棧，绣花针别无选择，来到福隆客棧。

掌柜的见来了一位公子，便拱手相迎：“客官，请住下吧，内有上等房间，明窗净几，全新铺盖，用膳方便，荤素俱全。客官住我的店，伺候如亲人，进店三杯酒接风，离店三杯酒送行。概不额外收费。”

绣花针见掌柜的一张招揽生意的油嘴说得有趣，便问：“有洁净的单身客房吗？”

“有，有！请进后院西厢。”

掌柜的向内一招手，店小二忙上前接了包裹，牵过踏雪乌骓。

绣花针进了后院西厢，店小二送来热茶热水。请她洗手净面。

绣花针一面坐下歇息，顺便问店小二：“听说此镇附近有座黑虎山不是？”

“不错。”店小二朝窗外一指说，“出镇外东南，迳直便到黑虎山。”

“有多少路程?”

“三五来里。客官,您去黑虎山?”

“不去,随便问问而已。”

“哦!您还要点什么?”

“代买一份面食来吧?”

“是罗。”

次日。天刚麻亮,绣花针梳洗已毕,便到后厩牵出乌骓马去找黑虎寨。

出镇以后,按照店小二所指的方向,纵马前行,不多久便到了黑到了黑虎山。

绣花针放眼四望,只是山峦起伏,蒿草满地。深入进去,也没见什么喽罗拦路。

她再极目眺望。见山势巍巍,蒿草丛中,仍可见一条蜿蜒的曲径。绣花针料想黑虎寨定在深处,便牵了乌骓马,循着依稀可辨的山路缓步前进。

风声呼呼,飞鸟鸣叫,一路不见人迹。行至半山腰,却喜有一位白发老翁正在砍樵。绣花针于此处见到一人,犹如得了珍宝一样,忙上前说声:“老翁请了。”

白发老翁有点耳闭,没有听见,仍在一斧一斧地削大树枝桠。

绣花针上前高声喊:“樵公请了。”

老樵翁缓缓回过头,眯缝着眼睛打量着绣花针问:“啊?在叫我吗?”

“是的。请问老伯,这里可是黑虎山?”

老翁用手罩住耳朵,侧头作仔细听听的模样:“哇?什么?”

绣花针提高嗓音问:“请问老伯,这里可是黑虎山?”

老翁听明白了，点点头。

“听说此山有个黑虎寨不是？”

老翁又摇摇头。

绣花针再提高嗓音问：“有没有一个黑虎寨呀？”

老翁点点头：“有的。”

“在哪个方向？”

“没啦。”

这老翁一说有的，又说没啦。倒底是没听清楚，还是听错了。绣花针大声问：“既然说有，怎么又说无？”

老翁向上面一指：“你去看看便明白了。”说罢，自顾自砍枝桠去了。

绣花针只好牵着乌雅马，顺着老翁所指，向上攀登。其实老翁砍樵之处，便是虎头岩下，飞天雕曾在这里逃命的处所。

绣花针心中一怔。心想，难道黑虎寨没有了么？迳直朝前。不远处，只见关隘栅栏尽成了糊臭气味。放眼一望，山间、石后，树旁一具一具腐烂的尸首，错乱一团。

绣花针心境惨然，这分明却是却后的惨景了。不由自主地向前再走了几步，断垣残壁，弃刀断戈遍地皆是。满山除了狼嚎狼啼以外，哪有什么黑虎寨？

绣花针不由得一声长叹：“唉！黑虎寨已经没有了啊。众英雄好汉也没有了啊。”

一阵风啸，吹得枯枝败叶满山飞舞。绣花针黯然神伤，满眶噙泪，殃殃下山。

绣花针回到福隆客棧，将乌雅马交给店小二，无精打采走进侧厅用膳。

她拣了一副座头。店小二过来，从肩上拉上抹布，一抹桌

面问：“客官要点什么？”

“随便。”

“啊。来罗。”

店小二端上一盘牛肉和一盘烧鱼和一壶酒来。

绣花针撑着头，挥挥手说：“不要酒。”

“客官。这是上等佳酿。您住本店，照例第一餐要饮三杯接风酒。这叫进门饮三杯。走的时候也要离店三杯饮啊。试一试吧，酒蛮好啊。”说罢，拎壶给斟满了个一杯酒。

绣花针见杯中酒色碧绿，芳香扑鼻。端起酒杯，呷了一口，倒觉别有风味。于是自斟自饮起来，以酒浇愁。

黑虎镇上的地痞严武这时也来福隆客栈用膳。他见绣花针衣着鲜明，一人独酌，知是远方来客，必有财货在身。便过来在绣花针对面坐下，要了酒菜。

严武一面饮酒，一面目不转睛地盯着绣花针。

店小二见绣花针已经三杯下肚，便拢来问：“客官。还要点什么？”

“不要了。添饭来。”

严武一愣。眼见这位公子，不但面目娇美，而且语音娇滴滴，脆蹦蹦。哎。莫非是……

严武满面堆笑，搭讪着：“公子是远道而来吧？”

绣花针漫应着：“嗯，是的。”

“到哪里去呀？”

“北方。”

“有何贵干？”

“访友。”

严武单凭几句攀谈，便发现绣花针说话时，完全是女音。

他有意审视绣花针的耳垂。发现她耳垂上的环眼用白蜡封闭，留下了两颗白芝麻样的痕迹。他再看绣花针颈项，现没有喉结。

严武端起酒杯，一口而干。心说，好一个绝色美女，居然扮作公子出门。于是又搭讪着：“请教公子贵姓？”

“秦。”

“台甫？”

“草字飞。”

“是，是。贵友现在何处？作何贵干？”

绣花针心中烦闷，偏偏遇上这个没完没了的人，罗里罗嗦。

店小二送饭来了。绣花针借着吃饭的机会，低头而食，没有答理。

绣花针胡乱吃了几口。停箸放碗，离座回房歇息。

金乌西坠，玉兔东升。绣花针宽衣解带上床就寝。

正是二更时分。地痞严武蹑手蹑脚来到福隆客棧西厢，舐破窗纸，口含竹管，向房内喷出五鼓鸡鸣闷香。等到绣花针全无声息之时，用短刀开窗户，跃入房中。

严武借着窗外星月余光，撩开床帐，只见绣花针双目紧闭，脸泛红云，娇艳如花。

严武泛起一阵不可抑制的淫笑。他咽了一口涎水，一手撩起锦被，用短刀挑开绣花针贴身的绸衫，露出了朱红兜肚。严武抹了一下嘴角淌下的涎水。嘿嘿！果然是嫦娥下凡。若非我惠眼识美人，哪得一夜销魂？

严武再也按捺不住，腾身上床，欲行非礼。黑暗之中。严武正要扯去绣花针的下衣，突然浑身一震，被人点了金钱气海

穴，拎下床来，捆得结结实实，按在房角跪着。

黑暗中有人用一撮芳香开窍药末塞进绣花针鼻中。

绣花针一个喷嚏，伸臂舒腰，觉得凉风习习。她猛地睁眼，哎呀！怎么自己被弄成这个样子了呢？又见一个黑影立于床边。

姑娘怒不可遏，奋起一脚，向黑影踢去。黑影一让，返身从窗户一跃而出。

恼恼的绣花针哪肯罢休？立刻穿衣纳鞋，怀了一把手短刀，也从窗户一个蜻蜓点水，纵出来追。

黑影正纵上后院的墙头而逃。绣花针更不怠慢，也纵上墙头，迟了一步，黑影已经向外落地，拔脚飞奔。

绣花针骂声：“狗贼！敢欺侮你家姑祖宗吗？看你往哪里逃？”

黑影在前面跑，绣花针在后面追。

绣花针心急火燎，脚下生风，腾起风云步，快如骏马。不知怎的，追了好一会，与前面的黑影，距离终难缩短。

这么一追，不知不觉一口气竟追出了黑虎镇。那黑影一头钻进了树林。

按武林道上的规矩，有“逃者为败，逢林不追”的说法。这个不成文的规矩有两重意思，一是逃跑者，就是告输，不可赶狗入巷，留人一线生机。二是林中易遭伏击，危险性大，可是绣花针不管这些规矩不规矩。气极了，一头撵进了树林。

这一下可好。黑影与绣花针象是捉迷藏似的，绕着大树跑，左转右拐。尽兜圆圈。

绣花针一个劲地追撵。也怪。你追，他便绕。你停，他便止。叫你追不上，撵不着，逮不住。真是气死人。

绣花针摸了一下短刀。他觉得撵不上黑影，短刀等于无用。于是一咬牙。心说，姑娘决不能放过你。大喝一声：“狗贼看镖！”

“嗖、嗖、嗖！”三支回龙紫金镖朝黑影的颈窝、腰窝、心窝，像三道金色的闪电飞去。

黑影双臂一挥。再看时，黑影不见了。

绣花针惊异不止。揉了揉眼睛，仍然不见。

她手握短刀上前搜寻，哪有半点踪影？绣花针一跺脚：“嗨。真奇怪。上无天梯，入地无门。怎么一眨眼便不见了呢？”

树林中寂静得令人发怵。绣花针呆立了一会，几声猫头鹰的啾鸣，增加了几分恐怖的气氛。绣花针怕遭到暗算，只好转头回到福隆客棧。她担心敲门而惊扰了别人，仍旧翻墙越窗而入。

绣花针合衣靠在床头，再也难以合眼了。

她想，黑道中的采花淫贼，竟有如此高明的技艺吗？奇怪！居然收走了我的三支回龙紫金镖，可恼！

东方发白。绣花针准备洗漱。忽然发现房角里跪着一个赤膊的人，瞪眼张口，绳捆索绑。

她吃了一惊，喝问：“谁？”

那人还是瞪眼张口，好像木雕泥塑一样。

绣花针一见这副模样，明白是被人点了穴道，上前一掌打在他气门穴上。那人大叫一声：“哎哟。我的娘咧。”

“别叫，你是谁？”

“小的严武。在饭堂里与姑奶奶同桌吃饭的便是。”

“逃掉的一个叫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哼！两贼深夜入室，为非作歹。你还庇护于他么？将你送到有司衙门，板子打，夹棍夹。不怕你不交出同党。”

“哎哟。姑奶奶哟。他若是我的同党，怎么会点了我的穴道，将我捆跪在这里呢？”

绣花针从柜中拿出青锋宝剑，往严武的颈项上一搁：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快快讲明。若有半句谎言，便割了你的脑壳。”

严武面色泛白，吓得只喊：“姑奶奶饶命。该说的都说。只求快点松绑，实在顶不住了啊。”

“先说实话，再看该不该松绑。”

“好。我说，我说。小的严武因为爹娘死得早，没人管教。只因在饭堂见姑奶奶耳垂上有环眼，喉头无结，识破是位小姐，一时糊涂，用闷香麻了姑奶奶。哪知有人点了小的穴道，捆跪在这里。又用药解了麻醉。姑奶奶一醒，便去追赶那人，倒将小的跪了一宵。这都是实话。只求早些松绑，再不敢为非作歹了。”

“可是实话？”

“若有半句谎言。姑奶奶只消一用劲，我的脑袋不是滚下来了么？”

绣花针自言自语：“咦？这个人是谁呢？”

严武向墙上一努嘴：“这人在墙上嘛。”

绣花针一看墙上，果然贴了一张花笺。她揭下一看，上写着：

千里迢迢寻恩人，

汪洋大海难捞针；

严父悬心难安稳。

盼女及早转回程。

三十六、隐侠护徒

绣花针拿着这张花笺发呆。这位黑影究竟是谁？他为什么劝我及早回转原郡家乡呢？看来是一位知情的侠士了。

唉！多蒙你这位侠士救了我姑娘，免遭江湖黑道的残害，可是你也不必藏头露尾，若隐若现啊。你，未免太神秘了。

绣花针将花笺往怀中一揣，用剑指着严武的鼻尖喝问：“你这个贼子，用闷香残害了多少良家妇女？讲！”

“哟。我的姑奶奶哟。小的偷鸡摸狗倒是有的。从来没有残害过良家妇女。天理良心！”

“那你为什么要加害于姑奶奶我？”

“一时糊涂，确是初犯。”

“还敢不敢为非作歹？”

“不敢不敢！从今以后改邪归正。”

“如果悔过，可以饶你不死。”

“一定悔过。”

绣花针挑开了严武身上的绳索。严武站起身来伸臂摇腿，口中只是喊娘。他向绣花针作了一辑：“谢姑奶奶。”说罢，掉头便走。”

“站住。”

“姑奶奶还没叫你走哩。”

“是。我还没走哩。”

“既饶你不死。但用麻香麻我，撩帐掀被的活罪难免，为了戒你之后，作个记号！”